

## 融入爱与光的生命礼赞

人活于世,唯生最需珍,唯死最可畏。彭大权,一名普通的电力工人,生时30余年奋战在为千家万户输送光明的电力一线,又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推开死神伸向工友的魔手,自己只身冒险,以付出生命为代价保全了工友的安全。

一位坚守在平凡岗位的电力人,面临生死抉择时,宁可牺牲自己,也要将生的希望留给别人;不管生活面临何等苦难与压力,都坚持乐观、不抱怨、做好人的向上信念。在当下这样一个价值撕裂的年代,彭大权把爱与光融入生命,他用自己无畏无惧的真情涤荡了我们的心灵。

被救人张志强说,“事故发生前后不过2秒钟”,可见当时彭大权推开工友时没有丝毫顾盼自虑,而是奋不顾身的本能反应,展现了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时代担当。诚然,用一个生命终结换取另一个生命安全的结局,是不可回避的悲剧,但这种人性本色的表现,以平凡之躯和平时之举成就了人格的伟大。

彭大权离开了,临别时没有任何言语留给他的爱人、亲人、朋友还有同事,但他却如一座丰碑永远伫立于光雾山上,那里有他亲手竖起的电缆、留下了他曾挥洒的汗水,他的鲜血浸入土壤生根发芽,他的英雄事迹,将会一直被人们传颂。(高柱 李娜)



2014年8月11日,彭大权(中)在南江县柳湾乡麻柳村一社三社无电地区施工现场。(陈良勇/摄)

# 光雾山上的生命壮歌

## ——记南江供电公司舍己救人英雄彭大权(一)

文/高柱 李娜 龙志明 胡朝辉

6月的清晨,四川巴中市南江县黄金村薄雾氤氲,淅淅沥沥的小雨已经持续多日,一切都来得太过突然,周英华已经几夜未眠,她无法接受丈夫的突然离世,望着照片里笑容灿烂的彭大权,心被绞成一团,痛得无法呼吸。

5月29日,彭大权和队友在寨坡乡剪子垭路段对10千伏寨坡线进行迁改施工。任务完成准备回撤,在离开作业区域3米时,山体突然有滚石滑落,在生死关头彭大权推开了工友张志强,自己躲闪不及被山上滑落的滚石砸中头部。张志强虽得救了,但彭大权却倒在了他困守了近30年的电杆旁。而他48岁正值壮年的生命,永远留在了剪子垭那郁郁葱葱的青山之中。

### 生死一瞬,他推开工友

剪子垭位于光雾山景区最险峻的陈家山上。11号电杆位于剪子垭一个70度的陡坡上,下面是落差300米的深谷。

时间回到5月29日下午3时30分,在11号电杆外角小号拉线,结束工作后,两人一前一后从灌木丛中向上爬行,刚离开现场作业区域,就听见上面传来工友何董急促的喊声:“快跑!石头来了!”

一切都来得太突然。走在彭大权前面躬身上行的张志强一下子懵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只感觉身后一股强大的力量重重地推向他的腰部,一个踉跄,他顺势向前扑倒下去,出自本能,张志强顺手死死抓住路边的杂

草,惊慌未定的他下意识向后瞥了一眼,模糊的双眼中,只见推他的彭大权的双脚朝上向下翻滚,瞬间消失了身影。

“彭大权被石头砸了,彭大权被石头砸了……”吓得全身瘫软的张志强几乎拼尽全力哭喊着,闻讯而来的工友何董和杨可南快速从上面公路连滑带滚往下赶,张志强在稍微定神后,马上掏出手机拨通了“120”急救电话求助。

大约2分钟不到的时间,何董最先抵达出事地点,只见张志强一脸煞白、全身发抖,双脚站地直打晃,却也来不及照顾。“彭大权,彭大权……”何董一边嘶力竭地高声呼喊着他的名字,一边在力所能及的地方努力搜寻着朝夕相处8年有余,如今却生死未卜的同事,可任凭他如何呼喊,也不见来自彭大权的回应,自己的声音在空旷的山谷间不断回响。

何董心急如焚,突然,他看到了远处半山坡树梢上那顶熟悉的橘红色安全帽,下意识往下一瞧,葱茏树林遮掩的山崖几近30米高,来不及过多考虑,何董抓住两边的荆棘藤蔓向崖下滑去,迅速锁定了彭大权所在位置。他小心翼翼地摘下已被砸坏的安全帽,内衬全是血,而距离安全帽10多米的地方,彭大权正以跪姿面朝悬崖。

“满脸都是血,额头处还有鲜血不停地往外涌……”何董不忍回忆从杂草中抱起彭大权的那一瞬,他不敢过于晃动彭大权已经受伤的身体,只能无数次呼喊着他的名字,却始终不见彭大权有任何反应。

从陡坡上连滑带滚急忙赶下来的杨可南,顾不上被荆棘划伤后鲜血直流的右腿,他

一手死死掐住彭大权的人中穴,一手抚摸着彭大权的胸口,“还有心跳,还有心跳,快,快,快救人……”见救护车还没有赶到现场,他拨通“120”急救电话后语无伦次地说道。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越来越多的工友闻讯赶来,一部分人手扣手、肩并肩,迅速搭成一副“人体担架”,小心翼翼地抬着彭大权往山上移动,另一部分人身子贴在陡坡上形成接力,将“人体担架”使劲往上拉,十几位工友硬是一口气将身高一米七五、体重80余公斤的彭大权抬上了半山腰公路,越过70余米的陡坡,仅仅用时不到20分钟,工友们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过程中即使坚持不住,也无人松开手,他们在期待奇迹,他们希望用时间换取血肉模糊的彭大权以平安……

由于出事地点是省道S101线升级改造路段,通行极为不畅,杨可南迅速组织大家将彭大权抬进平常运送工友的长安车上,以期最短时间与救护车汇合。大约40分钟左右,才与救护车在山下银河罐处汇合,然而,尽管医务人员已经对彭大权进行了全力抢救,但彭大权颅脑受伤严重,终究回天无术。

### 时间在5月29日下午4时40分定格

彭大权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时间被死死地定格在5月29日下午4时40分。

得知彭大权出事,妻子周英华急火攻心当即晕倒。“他怎么可以就这么走了,早上走的时候还是好好的……”周英华悲伤的情绪难以自持。

据周英华回忆,5月28日,也就是出事

前一晚,因为堵车,彭大权夜里12点多才回到家,急忙吃了口饭后,也没顾得上休息便开始插接制作明天工上要用到的钢丝绳。周英华陪着丈夫加班,刚走开一会,就听到“啊”的一声,她赶紧跑过去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见丈夫左手大拇指被榔头砸了个大青包,已经不能伸直。

周英华心疼丈夫,让他第二天请假去看医生,彭大权怕耽误工作,没有听从周英华的建议,只说了句:“这几天下大雨,巴陕高速公路电力改迁,要移电杆,我得去。”第二天早上6点50分,彭大权三下五除二吃下了周英华做的面条,便赶赴工作地点。“这条裤子拉链坏了,你有空了帮我补一下。”临走前,习惯节俭的彭大权对着厨房里的妻子说道。然而,周英华没有想到,这竟是丈夫留给自己的最后一句话。

“3个儿子,他留在身边照顾的时间最长,每天上下班都来看我们,说没就没了,怎么忍心让我们白发人送黑发人啊……”彭大权70余岁的父母面对失子之痛,老泪纵横。“6月11日就是爸爸生日,我连礼物都买好了,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彭大权在成都打工的女儿彭滢接到消息后立即赶回老家,一路泣不成声。

生死2秒钟,在张志强心里,彭大权是以自己的死保全了他的生。“如果不是为了救我,他不会死!”听到彭大权抢救无效的噩耗,撕心裂肺的张志强抚摸着恩人被石头砸烂、鲜血浸染的安全帽,“这血还是热的!只有2秒钟,本来倒下的应该是我!是大权救了我!我怎么和嫂子交代,我该怎么交代……”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张志强,似是在和工友哭诉,又

好像是喃喃自语。

对于张志强而言,彭大权的离去沉重得令他无法承受。“他是为了救我才失去自己的生命,他是大好人啊!”张志强哽咽地回忆道,“戴一副眼镜,随时都是笑眯眯的!”张志强是在2009年自己家乡农网改造时认识彭大权的,这是彭大权留给他的第一印象,也是最深刻的印象,事发当天,张志强进入彭大权所在班组工作仅仅3天。

“他说一定要检查拉线盘的回填土以及拉杆,看是否松动。”据张志强回忆,他和彭大权检查完毕确认无误后,作为安全监护人,彭大权按照惯例走在了张志强的后边。正因为彭大权走在了后面,才在滚石落下的那一瞬间,一把推开了张志强。

与彭大权一起工作的工友们,没有人愿意相信,半小时前还在和大家说说笑笑的彭大权就这样走了,一句话也没有留下。工友何董说,彭大权的死就像一把锋利的尖刀,冷不丁插进所有人的心窝,痛得每个人泪流满面、捶胸顿足却无法言喻。

### 英雄壮歌在光雾山上回荡

彭大权走了,但大家觉得他还在。

“2014年8月20日,今天的施工还算顺利,但也有同事高空作业时注意力不够集中,明天的施工难度更大,要重点提醒……”办公室里,彭大权的施工日志并列成排、整齐摆放,随手翻看,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他每天的工作日程及重点注意事项。

在工友们眼里,彭大权工作细心、团结同事、敢为人先。2008年春节后的一场暴雪让

# 追忆南江大英雄

## ——记南江供电公司舍己救人英雄彭大权(二)

文/高柱 李娜 陈必文 胡朝辉

逐个逐个排查,一个细节都不放过。“他工作的严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我,他就像我的老大哥,现在又舍命救下了我,我……真希望被砸到的是我!”

与彭大权同龄,并肩战斗30年的杨可南,一提起“老实巴交、最吃得亏”的彭大权,他都会情不自禁地掏出手机翻看他们工作中的过往照片,看着那张经常带着微笑的熟悉面孔,想起栉风沐雨、患难与共的生死兄弟,历历往事涌上心头。

1985年,杨可南和彭大权一起被招聘到巴中市南江县电力公司中嘴火电厂,并分在一组,从事汽轮机运行工作。“那时年龄小,我最怕上夜班,每两小时一换实在难熬,很多时候还没等彭大权交班,我就在旁边打起了呼噜。等一觉醒来,天都快亮了。”但是,彭大权从没叫醒过他,而每隔半小时就要记录发电机的各项参数的工作簿上,都是签的“杨可南”。

次数多了,杨可南有些过意不去,“老彭,你咋不叫醒我呢?”这时,彭大权总是微微一笑,“没啥,我瞌睡少,休息时补会儿就行。”以后,每月15天的夜班,彭大权主动帮他值守10天,让他在家休息,这一帮就是22年。

2007年,中嘴火电厂政策性关闭。彭大权和杨可南又同时转到国网南江县供电公司基层一线当技工。当年12月,他俩参加通江县洪口至沙溪段35千伏新架线路建设,因山高路陡,汽车、摩托车都不能前行,地锚桩、钢索套等都需要人工搬运到山顶的施工场地。为节约时间,彭大权和杨可南捆上两根地锚桩,4个钢索套,抬起就往山顶爬去。两人一前一后,艰难地行走在泥泞崎岖狭窄的小道上,平常人走路都有些困难,可

他俩肩上还压着近200斤的重物,两个壮汉满脸通红、气喘吁吁,一步一步向前挪动。但杨可南发觉负重越抬越轻,回头过来一看,彭大权已经把拴在拉杠中间的绳子往后移了近20厘米,“兄弟,你怎么能老是这样吃亏?”杨可南感激不尽,彭大权却嘿嘿一笑,“没事,我劲大。”

“我总觉得他没有走,这段时间老是失眠,有时一觉醒来,他的样子总在我身边,这时我就会拿出手机翻看他的照片。”讲到这里,滚落的泪水已挂在那张被风霜浸润得黝黑的面颊上面,“他把帮单位做事,帮别人做事当成一种习惯,当成一种乐趣,当成一种价值的体现,从不觉得苦和累。”

### 贫苦家中好儿郎

南江县南江镇黄金村一社位于200多米高的桷家梁山上,山的最高处有座看起来有点破败的泥瓦平房,那就是彭大权的家。在周围邻居家两三层的对比下,彭大权的家似乎过于简陋了。但彭家和睦团结、亲情浓郁,隐藏着普通人家最平凡的幸福。

彭大权排行老二,大哥和弟弟都在外地,父母就跟着他一起住。他是家里的顶梁柱,一直辛苦地支撑着整个家。父亲彭文华得过肾结石、肝炎和股骨头坏死,母亲付灵庚患有脑萎缩,妻子周英华也常年多病,给人人治病几乎花去了这个家庭所有的收入。尽管如此,彭大权毫无怨言,他扛起所有生活的压力,默默承担着一切,留给亲人的,永远只有一张温暖的笑脸和一个宽阔的肩膀。

追悼会前一天,女儿彭滢强忍悲痛,将父亲所有的东西一件一件收拾起来藏好,不

让母亲、奶奶看见,以免睹物思人勾起伤悲。在彭滢的记忆中,父亲的后背厚实而温暖。小时候,她最喜欢趴在爸爸身上要他背。彭滢上小学时,他会骑着自行车风雨无阻将女儿送到学校;中学时,每晚10点晚自习后,他早已骑着摩托车等在校门口……往事历历在目,彭滢手指用力扎在手心,泪水簇簇,“事发前几天,爸爸还打电话说想去考驾照,以后有钱了买辆车带着全家出去旅游,怎么突然就走了!”

72岁的父亲彭文华在院坝里一拐一瘸,声声长叹,“他处处只晓得关心别人,很少想到自己,现在咋不关心啊?死的咋不是我哟。”彭文华却对儿子非常“不满”,狠狠地“数落”起来。如今,彭家正屋大门两侧粘贴的对联已经有些残破,门楣上的“宾主尽欢”4个字也有些褪色,院坝内还停放着彭大权的摩托车,他的眼镜、20多本先出个证书的他和照片都还在,他为之付出的和青春岁月的人和物也在,但他,却不在。

周英华无法出席丈夫的追悼会,因为她正躺在医院里,丈夫的突然离世几乎要了她的半条命。结婚26年,夫妻两人没有红过一次脸,吵过一次架,感情一直很好。每次彭大权回家晚了,她都会到山下马路边等他,下雨就撑着伞等,天黑就打着手电等。不管彭大权走得再早,她都会起来给他做早饭,陪他吃完,再送他出门。这个男人就是她的天。

因为身体不好,周英华一直没有工作,常常觉得自己拖累丈夫。可彭大权是个深情和用心的男人,回家发现妻子心情不好,他会在院落里扮演孙悟空,表演金鸡独立逗妻子开心。曾经拥有最美好的感情,却突然被残酷地生生夺走。周英华无法面对丈夫的

突然离世,数度晕厥,几尽崩溃,她不断念叨着:“我怎么忘得掉他?他对我太好了,心里实在在痛……”

### 30年电力“老黄牛”盼入党

南江供电公司施工队负责人张茂春是彭大权的直接领导,于2008年起他们就在一起,主要工作就是“爬电杆”。想起他们携手并肩于山间小道、沟岩崖壁,顶烈日、冒严寒、风里来、雨里去,周而复始的2000多个日日夜夜,张茂春顿时眼圈红了,“彭大权平常少言寡语,但做起事来就不要命,就像头‘老黄牛’。”

1985年,18岁的彭大权进入南江县电力有限公司中嘴火电厂从事汽轮机运行工作。2007年,南江中嘴火电厂因国家政策关停,转岗分流时彭大权毅然选择了最苦最累的外线工。从发电岗位到外线工种,业内人士都戏称这相当于一个学剑多年的人现在要去耍枪。但彭大权走过来了,8年时间里他自学外线工作知识,经历多次抗洪抢险、抗冰保电的战斗洗礼,参加过多个灾后重建、农网改造等项目施工,且从未出现过差错。

“他是施工1队的安全监护人,保证每个施工队员的安全是他的责任,所以才会很自然在那个时候那样做……”张茂春认识彭大权20多年,失掉战友让他心痛不已。南江无电地区电力建设任务繁重,“但只要有大权在,那个地方的施工安全我就一万个放心”。在无电地区项目建设期间,彭大权跟着拖拉机拉材料,几公里的路他跟着一趟趟地跑,别人笑他不会偷懒,他说这样做自己才放心。从2007年开始,彭大权主动要求加入巡线队

国网南江县供电公司的员工至今难忘,由于陈家山两基铁塔和两根电杆倒塌,上级命令必须在一周内完成抢修,恢复供电,当时好不容易与家人团圆的彭大权主动要求参加抢险。陈家山海拔2400多米,山高路险,彭大权便走在队伍前面为大家探路,由于难辨深浅,还掉进了齐膝深的雪坑,初春的山上,雨雪夹杂,导线覆冰超过10厘米,由于山口风特别大,登高板不停摇摆给抢修带来了不小的麻烦,25米高的铁塔还没爬到一半,人已经累得身体乏力,彭大权主动想办法,组织大家轮流上岗,在筒靴里垫卫生棉,保持不冻僵脚,而在铁塔上工作时间最长的,一定是彭大权。就这样,经过昼夜奋战,陈家山按时恢复了当地乡镇群众的电力供应。

2011年9月14日,一场暴雨后,南江县东榆镇卫星村整个山体垮塌,泥石流造成2个养鸡场、1个孵化场损毁过半。电力设施损失严重,全村百姓用不上电,剩下的数万只鸡苗也濒临死亡。又是彭大权带着5名抢险队员,顶着暴雨就出发。泥石流的余威还在,危险没有消除,彭大权在村民的帮助下,在泥石流上用毁坏的林木搭建道路,立杆架线。腐烂的鸡崽臭气异常,令人发呕。戴着口罩和村民沟通不方便,彭大权索性连口罩也不戴。两个昼夜,光明照亮灾后的卫星村,数万只鸡崽成活,村民们才有了致富的希望。

在生活中,彭大权舍己救人的事迹也一直为当地人津津乐道。1994年6月的一天,还在南江火电厂当值班长的彭大权工作时,突然看到一辆大客车滑进了附近的南江河,他立即放下手中的活,朝事发地狂奔,在他的组织下,同事和附近邻居砸破车窗,在河里组成人墙,将伤员一个个抬了出来。由于最后一名伤员大半身体被车卡住,彭大权用自己的危险不顾,扶着还在往下滑的车顶长达1个小时,最终16条生命全部得救。

采访过程中笔者发现,彭大权工作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如此闪光,他主动担起很多他人不愿做、不想做、不屑做但却值得做的事情,且没有任何怨言与所求。追悼会上,彭大权的照片于正中摆放,那平和的微笑,就像他过去40多年在周遭亲朋记忆中的一样;而他的生命,已经永远定格在这片他热爱和工作过的大山里!

彭大权是施工1队里个子最高的,身体也壮实。虽然戴个眼镜文质彬彬的,是队里“最像文化人的人”,但苦活累活总是抢着干,抢险时冲在最前面的一定是他,每次出工,他来得最早,走得最晚。和工友抬材料时,他会让工友走前面,自己走后面,然后偷偷地将绳子往后面移,宁可自己多承担点。“他好像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吃亏,开他玩笑,他总说吃亏是福。他会照顾到身边的每一个人,是大家心中的大哥。”何董是施工1队的技术负责人,与彭大权关系很好。

在同事眼中,彭大权是个特别较真儿的人。勘测10千伏杨新线时,两人对用10米杆还是12米杆问题上意见不统一,争执起来,彭大权又再次爬到山上反复勘测,坚持要何董用12米杆。最后施工架线时,证明彭大权果然正确,这个真儿较得对。

南江多山,也孕育了大山一般的男人。彭大权不善言辞,说得少,做得多,却像山一样值得信赖,值得依靠。工作中,他在最艰苦的一线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工作,苦累从不说出口,遇到什么也总是笑呵呵的,家庭中,他为家人撑起了一片天,扛起了一个男人对家庭的责任;社会中,他与人友善,助人为乐,热心热肠,把别人的困难看得比自己还重。生活给他考验,他却以微笑回应。如今,生死两茫茫,英雄仍有未了事。“关键时刻还是要靠组织!我想加入共产党,但文化水平不高,做的事也普通……”彭滢说,这是父亲经常在聊天中和自己谈过的话题,她希望能够完成他生前多年的愿望。